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No. 6230
02260122号





漢代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三



河内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三

元定雜頌

太乙數

龍駒

寶山

海峽

待兆

書院燕巢

通此三則



典復舊篇

石燈

鐘鳴

日備之象

中仁之科

建器修武

周韻

拆字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三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三

元定推演

典復舊窩

太乙數

石蟹

龍駒

蛙鳴

寶山

巨儒之象

晦菴

甲乙之科

禱兆

肄器修祀

書院燕巢

閣額

謠訖

拆字

湧幢小品

目錄



贈硯錢

俱

堂上金紫人

蹇太師父子

木龜

際昌時

神人紙署

高沈徐先兆

李姬

五曲異人

二則

行通神明

紀夢

夢泉

判土地

夢真

索命

夢韓

訪故址

傅佛

登龍門

夢剖腹

訪故址
續卷之二十三
傅佛

登龍門

夢剖腹

神人送詩

彈擊汪鉉

星鉄

夢桃

鷹禽入窻

虎跡龍風

江夏來

夢兆相同

五老人

禍淫

衡山君

館賓爵位

大司馬前驅

大士題絹

夢墨

還環

鐵杵

十八尚書

薛公劍

觸舟沈香

夢之真幻

呂翁夢

夢報

神對

位不副夢

道人攜手

施藥

夢占

瞽術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三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三

湖上朱國禎輯

元定推演

紹興辛巳蔡元定在顯慶堂推演後世子孫休咎
賦云顯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
業家還在五世因貪人產除纘俗流風六七代繼
興遺跡八九渠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吹
噓厥後子沉集書經傳註盛行于世而孫模杭輩
相繼表揚曾孫希仁以貪酷籍沒成化丙申巡按

數學之物類
知子孫休咎
成化丙申歲
閏三百年
氣獨存矣

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囑求棲身之地叩其
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陽訪蔡氏子孫得其所傳
家譜閱之見西山推演後世之詩中預有姓名不
覺悚然卽捐俸爲建傳心堂蓋其賦毫不爽云晉
江蔡松庄先生云周子出則生一邵子知數學朱
子出則生一季通知數學其揆一也

興復舊窩

洛邑水南兩農相閔訟于府言耕時有石一方出
田中其一云已耕田而得之一人云出自己田中

紛紜未已守郡者昇其石于府視之有文曰大明

田中其一云已耕田而得之一人云出自已田中
紛紜未已守郡者昇其石于府視之有文曰大明
景泰已亥知府事者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博古
者辨其地知其爲康節也往視之盡爲禾黍遂於
其處闢地建祠一區復上書巡撫大興殿宇殆至
百楹

太乙數

我湖甘泉先生吳琬精皇極太乙之學人有就學
者多不能盡惟何天衢盡得其術自知咎徵死兆
何湖廣營道人字道亨官泐藩臬長平湯毛九之

亂陞工部侍郎

石蟹

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于數里外後所
居嶺下忽有泉濬之極清冽名曰感應泉亂石之
下得蟹一枚自放于江曰余至五嶺不覩此物數
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
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
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矣未幾泉忽涸疑之
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可見次日

始謂其與于易

果拜赦命

楊龜山輓詩有泉甘不
出戶客至豈無神之句

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可見次日

果拜赦命

楊龜山輓詩有泉甘不出戶客至豈無神之句

龍駒

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
隱于滿月山嘗言其先世家九峰山下畜一牝馬
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之媾而生駒焉龍
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
經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
之瑞也晦翁聞之遜不自居謹視芻秣後牧於山
林竟失所在

理或有之

蛙鳴

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前清瀾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嶺之庠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鳴夷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掄魁有驗

寶山

平江伯陳瑄以四十萬衆修海塘八百里於嘉定東南築土高三十丈爲海舟表識文皇賜名曰寶山親爲碑文先是居民每望其地有山影至是

乃成若有神兆之

寶山親爲碑文先是居民每望其地有山影至是乃成若有神兆之

巨儒之象

宣德癸丑温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謂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子必當之周果及第第一

晦菴

劉文靖官修撰時有薦爲督學者文靖筮之得咸之九五歲其晦無悔公曰此周公教我也自號曰

晦菴今人皆誤書爲晦菴如祖述字士稚今俱誤
曰士雅如此類甚多

甲乙之料

章楓山先生居白露山下好獎接後進和易不事
邊幅每對諸生云甲子以後天下必多事乙丑
孝皇賓天果有劉瑾擅權之禍豈心靈豫識抑別有
術數致之耶

禱兆

劉五清瑞成都人以檢討忤逆瑾告歸時江水險
惡奉母僑居澧州有姦人謀害倡言曰斯必逋逃

劉五清瑞成都人以檢討忤逆瑾告歸時江水險惡奉母僑居澧州有姦人謀害倡言曰斯必逋逃人也奏于司禮監可立殺乃密愆一惡少持奏北上闔境洶洶謂禍且叵測劉亦自分必死禱于城隍神兆曰此蠹賊庸何傷印綬自天在火之年瑾得奏快甚將捏旨來逮忽眩而止旣甦擲去不省明年寘鐔反果肆赦瑾亦及誅奏者逸去姦人迄不敢逞計其數庚午六月也爲作記著其神後官至禮部侍郎

肆器修祀

漳州學樂器久壞太守陳洪謨遣人求泗磬請神
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
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
手稱歎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朱文公
祠已敝壞祠後有峰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爲芝山
書院以事文公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峰爲配又遴
選庠生數十人讀書其中士習丕變郡父老相傳
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峰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
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蓋若有待云

守漳之二三年畬人居海濱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

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蓋若有待云
守漳之三年畬人居海濱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
尾于水邊長七八尺五采炫煥衆以爲鳳尾拾以
來獻命寘之庫中略不爲異後鎮守太監遣人來
取答以火焚乃得止

書院燕巢

繁昌縣治舊俯大江後有縹緲臺形勝極佳天順
初縣內徙其址爲豪人所占後奪歸官又有侵者
萬曆四十年贖出建同仁書院凡有名士出則院
中結一燕巢

閣額

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字矣鮮有高行邃于易
 學督撫交薦授翰林待詔不出額其閣曰優哉郭
 青螺素相善聞之曰來不久矣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未幾果歿

謹此

吳淞江久湮童謠云要開吳淞江須是海龍王人
 謂工決難成後巡撫海忠介倡議開濬而董其事
 者則郡同知黃人推官龍宗武也其言始驗是

時兩月不雨工亦易集殆有天意焉 又江山縣

憾 閣額者無心之

者則郡同知黃人推官龍宗武也其言始驗是

時兩月不雨工亦易集殆有天意焉又江山縣久無城議立輒不果有叩此者批曰江山縣欲成直待金龍興後知縣余一龍至城之蓋合余之姓名也

吳江一士夫家扶乩者有神至衆未問而笑乩曰諸生何笑對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乩曰諸生能解謎否闕且笑曰我輩能做文章何況於謎乩曰有二字作一謎與汝猜詞曰長十八短八十八箇女兒低處立混沌看來一箇字四面看來四箇不衆

皆不解又曰我輩只會文字何暇及謎乚曰爾說
會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蓋爲首一生近考
名數如此乃大駭服又曰費氏到至誠裏面拜我
蓋主母在內行禮已先知之于是衆咸拜問謎是
何字則稜米二字也

拆字

郭中丞青螺與蔡見麓冢宰同官於浙是時冢宰
爲右方伯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濟堂冢宰曰子爲
我拆一字指堂扁弘字郭曰公爲何事曰子只拆

字不必問事郭曰公意將引去而數未能公曰何

我拆一字指堂扁弘字郭曰公爲何事曰子只拆

字不必問事郭曰公意將引去而數未能公曰何也郭曰弘字左爲弓而無一是未能引右爲厶而無土是未能去公笑曰竒哉郭又曰非徒如此也堂扁有濟字公將開府齊魯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尚書而後歸土公笑曰是太穿鑿後其言一一驗

贈硯錢

盧某號東樓扶溝人嘗供郟城傳役見分宜舍人橫索郵卒仰而呼天異日幸有兒貴願勿效若人

青蒿錄
錄

爲也。王者聞而異之，以一硯爲贈，曰：此經生所遺。爲若子兆受之，出遇人操一大錢，狂呼於市，曰：蚤登科第，因以相贈，又受之，視其文，喜曰：天所賜也。歸示諸子，且告之，故使各勉焉。一日有羽衣詣門，與語，語竟入，語婦曰：道人來呼我，我行去矣。遂卒。子傅元萬曆丙戌進士，副使，兄弟五人，皆有官職。

堂上金紫人

建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親疎甚憚之。每坐堂上，無敢過其前，必窺伺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因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

上無敢過其前必窺伺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因
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長儼
立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喜爲家慶未幾
璋以不法爲邑丞所治至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
徙袁州家貲皆籍沒劉侍郎岑買其室居綠是爲
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
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
以語人

蹇太師父子

蹇英太師忠定公之子也娶馮氏久未有子忠定

公請楊文貞製詞禱于神樂觀齋沐親往夢有人
語以道士寫祈文有誤視之果然遂生二子長曰
霖中書舍人次曰霑尚寶丞英侍忠定鄰有隸卒
服某侍郎之役疽發背委于塗見而憐之延劉御
醫療之得不死遊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僕
亦患背疽垂斃延醫士張榮療之而愈後英患肺
疾甚劇醫勿效一夕夢神人告曰母憂吾爲汝增
福壽矣疾果平

木龜

鄭賜爲禮部尚書待漏直廬夢神人肩一龜遺之

鄭賜爲禮部尚書待漏直廬夢神人肩一龜遺之
公盛以槃視之乃木龜也覺而語同列曰吾其不
食已越三日俟命 內庭日將晡忽眩瞶不能支
僚吏掖出登肩輿至部喉中有聲轟然湯藥不下
咽夜二鼓逝矣

際昌時

楊石齋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
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
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

澤州小誌 卷二十三
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
四品世襲廕

神人紙署

嚴文靖公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曰此以授
華亭徐相公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後華亭謚
文貞解爲正公謚文靖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
嚴居冢宰同心輔政神告之矣

高沈徐先兆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與談意合畱之僧言未然

事竒中高詢以科第名位年壽皆得其槩并欲問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與談意合畱之僧言未然
事竒中高詢以科第名位年壽皆得其槩并欲問
卜葬處久不敢言僧令攜榼過藕花居向一桑柘
隙地坐卽偃臥少時而起公亦未解何意後公卒
賜葬卜穴正其臥地處也又沈繼山少遇一星士
推筭終身事歷歷皆驗江陵奪情上疏謫電白病
垂死歎曰某言皆驗獨此乃大謬邪後日榮遇付
之鬼錄矣少頃筭者至細閱前書曰已悉必無他
慮疾果愈數起至右都壽七十卒卒之年坦坦無
恐怖亦不服藥蓋術者之言已定知必不免也徐

文貞少年得一夢自登探花翰林謫官復召漸次
大拜歸田葬處皆了了故所處夷險都不動心而
末年卜葬湖州亦夢中所兆不以人言爲勸沮也

李姬

袁宗臯以興府長史從世廟入承大統拜相賜
奴婢各六人初公爲長史時中酒晝寢偶夢一美
姬扶牀跽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
箔公驚覺對黃夫人與語異之繼而李以黨宸濠
敗妻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宛

然夢中人也辭之不得夫人置酒令薦寢尋得疾

敗妻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宛
然夢中人也辭之不得夫人置酒令薦寢尋得疾
卒

五曲異人

翁東崖以僉都請告削籍歸遊武夷至第五曲有
異人揮手曰別久矣記得巖下授受秘語解公大
阨乎今可回頭矣言已忽不見東崖恍然趣歸得
疾卒於清流舟中又二日抵家眉宇欣欣如生蓋
公原以本兵召值庚戌之儆疾進以四十日到京
上猶遲之將從丁楊之戮夜臥夢一仙官自天冉冉

至御榻前手翁字下拜。上既寤釋然，乃得以僉都視三關云。

東崖貴時，門前仆樹自起，卒後樹即仆。

行通神明

平泉陸公試南宮時，郡守王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公會元報，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後果驗，而公自少至老，數遇奇險，如頽垣墮木，皆不能傷。每出遊天日，必熙明，即

甚風雨無不頓霽。至老疆健，九十七歲歿，贈太子

險如頽垣墮木皆不能傷每出遊天日必熙明卽
甚風雨無不頓霽至老彊健九十七歲歿贈太子
太保謚文定

紀夢

陳恭介有年未卒之先月餘嘗自作紀夢云萬曆
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辰余臥畏天樓之從吾齋
夢徘徊一山館中已而吳灤州敬夫倪博士章偕
至余曰此中儘有佳處吳曰適來舟故在試共一
遊遂相攜入舟中舟無榜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
有頃轉入山口峰巒聳拔山椒一老桂盤根樛枝

下臨清澗飛花飄灑芳香襲人逡巡稍前遙望前
山中房舍甚都相與歎賞倏忽已至艤舟而登白
石鱗次涓泉出石間若微雨新過狀徐步入舍明
廠軒揭四無牕几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忽老僕
自外來詣前報曰館罷矣余第領之又回指偉衣
冠數人自舟而陸若相就者二友曰此吾輩適來
泛舟路也遂欠伸而寤惟見牕際月影腫朦而已
念昔嘉靖丙辰南宮被放與吳倪同舟東歸中間
區區聚散亾論已卽二友化爲異物不啻一紀而

頃刻之夢堪爲惘然若老僕之言莫可致詰豈余

區區聚散亾論已卽二友化爲異物不啻一紀而
頃刻之夢堪爲惘然若老僕之言莫可致詰豈余
病侵尋預爲捐館兆耶枕上漫成一調紀之夫人
生霄壤所白晝明目而爭于善敗之場者千古一
夢也勝紀乎哉又爽然自失已其二調云山之幽
鬱盤丹桂臨清流臨清流花泉溶漾馥襲蘭舟箇
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牕外寒蟾浮寒蟾浮同遊安
在千古悠悠人翩翩竭來攜手穿雲泉穿雲泉依
稀玉宇不見神僊箇中微明胡來前瞥然孤覺成
高眠成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捐蓋寄憶秦娥云

明年正月既望環恭介宅而居者丙夜聞車馬雜
沓聲竊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驄馬橋而
來上下橋址間呼聲甚徹鷄再號始返呼復如之
輒訝何物官人迺爾深夜過訪詰朝走問則屬烏
有越數日恭介卒

夢泉

有僧宗靜欲于杭州無垢院立三門土石無所取
夢神人語之曰但于巖下取之得泉而止且贈以
詩及穴地果有泉湧仍得石劒雷斧劒神人詩有

海變桑田因禹力持竿之者絕踪跡巖巒拱聳巨

詩及穴地果有泉湧仍得石劔雷斧劔神人詩有
海變桑田因禹力持竿之者絕踪跡巖巒拱聳巨
鰲形林木參差碧波色岌業峯前鋪像教僧夢中
以鐘聲而覺祇五句耳又齊雲院僧文思等念香
積所不可無井因施九軻之力地凡三易無一及
泉鬱鬱不樂忽一夕夢有告之曰鑿井徒勞良爲
師苦泉之通塞繫吾是主念師之誠投師之所語
竟指西北之隅覺而駭然驚恍然若有所得詰朝
設香几揚梵音詣所指之地鑿之僅丈餘脈絡寢
通益浚之而寒泉迸冽井於是而定焉

劉崇判土地

劉崇之兒時書齋文籍爲鼠嚙戲判土地云爾不職杖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某實不職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其師以告崇之遂毀其判夜又夢老人曰謝教授救解有少白金爲謝次早于書几上得銀一片後崇之果侍郎使金渡黃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岸上軍馬數百有神人呼曰明日劉侍郎渡河見奉嶽府指揮令我擁護爾等須著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倉皇無措其舟自風浪中直抵岸隔河望

爾等須著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倉皇無措，其舟自風浪中直抵岸，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人操舟而行者。其來問之，以因市

夢真

荊湖李封翁名萬平，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絕三日而寤。云至帝所伏庭下，遙見殿中紫衣者麾黃衣人掖以出道，遇羣狙圍之。翁躍馬奮刀殺狙，晚至酒肆，主人持簿相視覽之。卽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夢非真夢，真奇事也。翁年八十三卒，子遂尚書孫。

材都御史真符集也徐平人十三卒于家尚書

良於索命且愈於二月盟于野之平血淡爪甲間

戴謙為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

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

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房入門有男子臥地

上一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柰氣

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

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

肉與屠人鬪而死告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

其姊歸寧者即捕屠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教

肉與屠人鬪而死告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其姊歸寧者卽捕屠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贄皆有記時正統八年四月有殞石之異

夢韓

陸浚川燦以給事中奏彈張永嘉謫官遷永新令薈櫛奸盜邑以大治上下多噎媚意鞅鞅求歸一日假寐堂中若有來訊然者曰君奚如韓子韓不謫陽山耶驚起曰異哉生平極慕韓然念不到陽山也後改其堂曰夢韓而洞山尹臺爲之記洞山

蓋先生所識拔計偕者先生遂不復出榮遇與昌
黎有間而文章氣節則先後一揆矣

訪故址

陳鋼南京人成化乙酉舉人知黔陽縣有惠政陞
長沙通判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
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故址是以來
公喜掘砌得故甃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乃白吉
王得故殿材成之

傅佛

傅作雨江陵人爲吏部主事時朝臣諫江陵奪情

傅作雨江陵人爲吏部主事時朝臣諫江陵奪情者或錮以計典執不可與夷陵王篆爭之強因求補外江陵沒鄉人株累無遺公獨皎然所部嶺北捕陳卿盜千餘人鞫訊僂渠魁餘盡原之虔人稱曰傅佛立祠祀焉撫贛中丞張岳與公兄作舟不相中遷怒公草彈文其母聞而驚曰是非所稱傅佛耶何可以兄故誣之事遂已後數月不令母知坐密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墜碎其案夜復夢關將軍語之夷齊不念舊惡醒而駭汗急邀公及他僚

言其事既悔且歎公神人所共與遂更爲知己薦
于朝曰貞心足耐歲寒履桑梓獨挺羣杰懿行可
表天日遭荆棘不累連枝

登龍門

魏廷用新建人父時雍少遇異人得丹書工鍊氣
術里有崇厲治無不立驗寧庶人召而問之陽爲
不喻者庶人怒囚之得間亡走或言之世宗徵
拜太常博士奉詔蒐天下異書所至郡國守相緣
上意致金帛交驩一無所受三年謝病歸耻與諸

方士伍而一意督課廷用冀以儒成名困青衿中

上意致金帛交驩一無所受三年謝病歸耻與諸
方士伍而一意督課廷用冀以儒成名困青衿中
嘗叩薊溪神夢若呼登龍門者覺而殊自負後以
歲貢授龍門令終

夢剖腹

盧柟夢至東海上遠望見霄綺雜駁金根雲霞照
曜上下海水振盪遂作滄溟賦將半倦睡夢一人
以刀剖腹抽腸尺五許瑩潔有紅黃色沃以水復
內之遂醒終篇

神人送詩

宣德四年楊昺爲浙江僉事有賊據百丈山頻出
金衢剽掠昺夜夢神人送詩云影入菱花秋月裏
人如枯草洛陽邊昺喜曰賊在吾目中矣明日進
兵圍其山盡平之後辭疾歸正統二年東西二楊
學士薦昺可大任召見操鄉音擢廣東按察使西
楊曰何爲土音對曰某世楚人奈何效齊語媚時
至廣冬大雪人咸異之致仕年八十六終

彈擊汪鉉

馮祐山汝弼工科時汪鉉爲冢宰科道交彈汪猶

奏辯不已馮疏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

馮祐山汝弼工科時汪鉉爲冢宰科道交彈汪猶
奏辯不已馮疏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
爲所斷馮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葺
橋則窻外雞鳴矣同疏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
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
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
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
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力訐馮疏畱中不出者三
日矣衆慮 聖意不測時屠漸山應垓爲翰林侍
讀謂馮曰昨 聖上置公本于几上連看數次怒

形于色急召閣老李序菴時費鵞湖宏入上大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曰臣等待他自陳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他肯自陳汪不得已疏上翌日旨下汪罷去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翀而馮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汪亦尋死

星鈇

王鈇號蒼野以進士知常熟縣有聲輕兵襲倭與鄉官叅政錢泮俱死之時嘉靖乙卯五月二十四

日也王贈太僕少卿錢光祿卿王以正德甲戌四

鄉官參政錢泮俱死之時嘉靖乙卯五月二十四

日也王贈太僕少卿錢光祿卿王以正德甲戌四月十四日生父母各夢有星若鈇者墜于蒼野因以名號曰蒼野兵出先一日邑有周解元夢兵還特輿神主入城懼以告王王惡聞而言它邑人感其誼畱一子占籍

夢桃

呼良朋隆萬間名將也既致政一夕夢上帝符召偕漳南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爛甚時司馬已卒曰及桃吾其逝矣果庚寅三月卒司馬名華號小

閉門誦經
然不免要
不丁起者
也非自作
其又何傷

江呼號益齋官都督僉事

鷹禽入窻

有鄭老人夜得惡夢占於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巳卯有橫禍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孫也是日邀之家臨水窻中靜誦蓮華經適待夷歐內官使從者放鷹獵於負郭林野鷹逐一禽直入牕內同墜蓮經上老人驚以兩手重按鷹禽俱死從者追及見鷹死執老人送歐內官所痛鞭幾殞追鷹價八兩乃知橫禍之及不可逃也

虎跡龍風

價八兩乃知橫禍之及不可逃也

虎跡龍風

平湖尹劉漢樓初第時嘗宿蓋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于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漢樓力強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

有定數也

江夏來
正德年間華陰學久無舉者有蕭先生誨生徒勤甚一夕夢有告者汝何自苦舉子須江夏來爾久之尚不舉復有黃先生者來任衆曰黃屬江夏郡應矣仍不舉後有黃瑤先生以江夏訓導至衆欣然曰江夏來矣果一人發解嗣後不復乏科云瑤號逸菴雍丘人

夢兆相同

沈慶之年八十夢人遺布二匹曰吾數盡于此乎

夢兆相同

沈慶之年八十夢人遺布二匹曰吾數盡于此乎
謂八十尺也果以其年賜死嘉靖間叅將薛騰霄
夢人贈錦二匹量之其末微少亦以七十九卒古
今人夢兆乃相同如此

五老人

俞琳初爲行人嘗使周府舟次歸德感疾甚篤仰
天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卽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
何因痛哭失聲是夕忽夢五老人鬚眉皓白語琳
曰爾母壽高爾壽亦遠病當尋愈母多傷琳扣姓

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且訪之則宋太子少保杜
 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年皆
 八十廟食茲土者

禍淫

陸中丞邶嘉善縣人子中錫穎悟絕人一日與某
 生倚門有美婦過焉中錫心動某生患之投牒神
 祠曰願得陰庇以遂桑中驩也中丞方寢夢神來
 訪曰若子無禮吾得請于帝矣若子當魁天下今
 且削為老儒某生者本無祿茲將抽其腸既寤召

中錫責問之以實對語未畢忽報某生稱腸痛絕

淫者為惡之
 首每辰書記
 所載以淫而
 身破家者思
 出冥中尚其
 神名短其壽
 紀清方思
 華自當謹戒

紀淳公之畏
華自當謹戒

且削爲老儒其生者本無祿茲將抽其腸旣寤召
中錫責問之以實對語未畢忽報其生稱腸痛絕
矣中錫自後日禺鈍終日曳白顧叅議中立知其
事嘗語人謂天道禍淫如此

衡山君

屠宮諭應竣乙巳冬病甚夢至衡山揖衡山君而
進之見大屏兩廡間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官至二
品增壽一紀晨起呼諸子曰我殆將死矣我宦遊
二十年官不踰五六二品增紀者其易歲之兆乎
如期卒

敬興館賓爵位

梅司馬國禎爲孝廉時時豕宰王公國光爲子覓禮經師未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主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謁麻城劉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卽托劉延之後王與公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

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

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
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
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將恐不得待也次年
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
贈尚書夢中之言始符梅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
不殺之報也

大司馬前驅

萬曆中廣平一時有五大司馬肥鄉張學顏邯鄲
張國彥曲周王一鶚廣平王遴威縣賈待問賈撫
陝西禦虜還卒于臨洮巡按楊在鞏昌夢兩別駕

漢州小記 卷二十三 三十五
同入告請爲制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啓報二人卒
午而公計至一儒生驟白母賈公召我母曰夢也
頃之又白如初是夕亦卒

大士題絹

郭青螺與劉淳寰同官閩中爲左右方伯一夕劉
夢郭汾陽李鄴侯引之同謁觀世音大士爲郭問
功名大士云取黃絹一幅來題其上云仗鉞終爲
夏地遊長城大解聖人憂若期八座還京國
馮唐渤海畱光祿云不甚解大士復批云問郭生

自知之次日光祿語郭亦莫之曉也夏地意以爲

馮唐渤海留。光祿云不甚解。大士復批云。問郭生
自知之。次日光祿語郭亦莫之曉也。夏地意以爲
寧夏尋督撫貴州。貴州昔屬明玉珍亦名夏。非至
貴州不悟也。後以平播加右都則解聖人之憂官
亦至八座矣。然在貴州者十年得請去。豈非京國
難期龔遂渤海留之驗哉。

夢墨

唐子畏乞夢仙遊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
文業名。年五十四卒。無子。唐自作夢墨亭。祝枝山
有記。

一擔墨供一生
書畫之用夢
非淺
作亭名夢墨

還環

唐維城字邦翰號兩峰莆田人嘉靖乙丑進士爲
青州知府有惠政官至都御史卒見夢于所屬臨
胸叅政馮子履以玉環授之曰贈此爲爾子寤而
舉子命之曰環明日夢復來曰吾爲郡神且滿舉
公自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馮漫應曰諾遂病
下血斗餘日忽忽與神接對語神趣之急馮曰有
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神曰若爾還我環從儿
上取授之環遂暴卒馮霍然病已馮卽禮部尚書
琦之父維城守土時尚書以童子試見賞後乃爲

上取授之環遂暴卒馮霍然病已馮卽禮部尚書
琦之父維城守土時尚書以童子試見賞後乃爲
立傳云

鐵杵

於杭陳某嘗夢兩僧趺坐室旁自後夜中時見火
光熒熒正值坐處陳異之掘視得破鐵杵長八尺
厚五六寸入冶不化時聞碧霞僧方募造羅漢賫
往施之鑄成二像宛如所夢焉今供寺中

十八尚書

禮部尚書李長春五世祖本南京禮部尚書爲諸

生時常有所往其主人延接甚恭且出酒饌恠而
詰之曰夜夢神語曰有十八尚書來故供帳以待
公既始有文名聞其言益自負後行巴江有雙魚
躍入舟中其一尾帶金縷色仍卽躍出夜夢神人
告曰君知魚之兆乎典謨要須再讀再者兩尚書
也至長春而驗

薛公劔

蔣雲漢巴縣人徐州監倉夜夢白面大耳冠巾者
來見曰我薛公之神也贈汝劔設有他虞擊之言

已忽有鬼物擁隨公如其言擊之輒仆既覺莫知

來見曰我薛公之神也贈汝劔設有他虞擊之言
已忽有鬼物擁隨公如其言擊之輒仆旣覺莫知
所謂明日舟經濟寧下閘爲急湍衝覆見者謂不
可救矣頃之手擊舟底聲聞于外人趨救之舟卽
自正

觸舟沈香

萬曆戊戌副總兵鄧子龍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
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翫良久曰宛似人
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
後死于倭載屍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

龍南昌人驍勇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
時僅一偏裨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
沈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

夢之真幻

孔子夢周公志也不言文武莊生蝴蝶寓也不言
鯤鵬今人學爲儒者必曰夢孔子學佛者必曰釋
迦大士學老者必曰廣成老聃真耶幻耶是乃夢
夢耳

呂翁夢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

呂翁夢

兩詩喚醒多
少夢迷人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
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
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
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呂
翁亦是夢中人

夢報

楊雄蜀本紀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之後龜殼
藏酒庫長六尺高崇文截爲帶跨龜夜見夢日無
事相屠一一相報後崇文誅死尸二十餘段如帶

初之則西
戒之澤
及古骨
因中宮
信武

之數此與潘妃毀玉為釵同然龜剝于生時而報
仇于朽骨者何可見發塚棄骨而得顯禍固不虛
也

神對

劉琪少時嘗謁夢于大乾惠應祠夢金牌上有曲
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迨登第除諸王宮教授
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琪答以屬對時月照
牕隙上曰可令對斜牕拗明月諸王方思索間琪
遽以曲巷勒回風對上曰此神語也

位不副夢

遽以曲巷勒回風對上曰此神語也

位不副夢

陳軒字元輿未第時夜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其後履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不應杖遂聽贖俄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復呼入亟命行決卽死于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

沙州小記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
以爲執政豈法令變更幽冥中已預知耶

道人攜手

霍鰲井陘人爲倉曹椽其父生日歸上觴留其僕
張斗于倉郡大夫詰問斗倉粟若何今有幾斗不
能對予杖創痛數日死斗父蹋門而詬汝飲酒樂
而令吾兒代汝死乎鰲聞之驚怛喪箸痰驟起咽
如車輪轉召醫藥之不受卒先一夕夢道人赤肚
子攜其手而吟曰兔葵無草蟻酒無水一人來叩

綵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歲爲癸酉識者寤道人

子攜其手而吟曰兔葵無草蟻酒無水一人來叩
綵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歲爲癸酉識者寤道人
蓋隱語癸酉命絕四字也

施藥

許叔微字知可毘陵人嘗獲鄉薦春闈不利而歸
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
第叔微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
醫吾助汝知慧叔微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
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
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試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

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
上呼臚喚六作五思之不寤其意姑記于牘紹興
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二名不合陞爲第五其上
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晚歲取平生
已試之方併記其事實以爲本事方取本事詩記
之例以名之又擬傷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
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圖翼
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

農占

暨生吳人性鈍不識牛馬家貧歲大飢卧古廟中

農占

暨生吳人性鈍不識牛馬家貧歲大飢卧古廟中
奄奄垂絕忽夢其三世祖父母跪于廟神前泣訴
曰家世單傳此子死血食斬吾輩皆餒鬼矣久之
神傳示曰此子無祿命緣汝等皆惰農故天以此
報然農亦良苦罪不至絕延之亦上帝生生之意
却如此人終難存活姑授占術生一子以續神苒
苒升天而去暨寤寤心忽開朗則吳泰伯廟也出與
人占無不驗汝南刺史桓臣範嘗以入考道過吳
適得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事暨云

此莊姓盧不姓桓見一奴又云此奴卽忝仍偷兩貫錢桓問今去改得何官暨又曰東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須慎馬厄及行至揚州府東奴果偷兩千而去至東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馬厄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艱於行有一人解針針訖其痛轉劇遂請告經一百日停官其針人乃姓馬歸至東都于伊闕住其緜氏莊買與盧從愿方知諸事無不應者後娶妻果生一子

瞽術

毛昇字伯時御史節弟也少穎慧讀書過目不忘

毛昇字伯時御史節弟也少穎慧讀書過目不忘
七歲喪明夢遇異人授以前知之術玩物聽聲大
類邵子皇極數近在眉睫遠雖數千百里決人之
死生存亡禍福得喪若目覩也占者全集日不暇
給餽之則一無所受聲稱藉甚撫巡諸臣因以
上聞永樂間兩召至京師凡軍國事有疑輒問之
無不神驗上喜甚欲加顯秩昇辭曰臣賦命貧
薄不得祿食獲守本郡陰陽正術足矣上益賢
之以老疾乞還因命中使護行宣德間復召入寵

眷有加方昇之少也父母旦夕期其大成忽失明
傷之特甚昇賦一詩以慰父母曰失却雙瞳未是
灾暗中常得好懷開隔牕聽竹消清晝扶杖聞鶯
步綠苔儘有好音供醉耳更無邪色破靈臺老親
何用多傷慨錦片光陰看過來灑然自得一無煩
態非夙世智慧能超一切前塵妄想安得若此此
其術之所以通靈而夢亦甚奇矣

手昇字伯升二十三終

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

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
為考其間時有疎繆蓋傳摹之本然大字宏壯若
樓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希見足
以聳奇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

宰相具慶

唐至玄宗宰相二親具

母歲時公卿必叅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置有母
以安輿臨觀宰相帥百官拜恩于庭回班候夫人
起居縉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皆有母遂踵其
禮子光逢光喬光胤皆顯

永樂中夏少師原吉元宵奉母觀燈太上撤御膳
以賜仍賚鈔二百錠庭臣往賀世宗朝熊太宰

以賜仍賚鈔二百錠庭臣往賀世宗朝熊太宰

九十五歛人

壽而死難

壽高是美事然儘有老而受禍者高要人梁致育
字遂初以明經舉鄉試爲訓導六典文衡志行高
潔致仕家居與修郡志天順二年被流賊掠去逼
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
忍害以竹輿舁之時年九十六目瞽謂舁者曰至
涇口深處白我遂投淵而死嗟乎篤老盲人何不
先一二年考終而構此難耶子嵇孫瑜曾孫鏞皆

老而以難死

舉于鄉有清白聲

王英字邦傑益都縣人性剛果善騎射為莒州千
戶至元中毛貴兵至英年九十八謂子弘曰我世
受國恩今老矣雖不能事戎馬尚忍食異姓之粟
求生耶自餓歾嗟嗟命當餓歾乃與高壽數固不
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歐陽公守揚州時所創負堂
而望江南諸山歷歷在簷楹間與堂平故名公政
暇輒往遊嘯咏竟日而返及歿後有右司郎中糜

老而以忠死

而望江南諸山歷歷在簷楹間與堂平故名公政
暇輒往遊嘯咏竟日而返及歿後有右司郎中糜
師旦慶元十一月遊堂中宛如疇昔所經獨歎惜
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適其兄
侔京口卽移柳數十本屬揚帥趙子固爲補植且
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
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兄弟對
語至戊夜方寢晨起師旦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
婦家姑蘇之黃渡飲於園亭夜半忽屏間有大書
太師字秉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公他日必遠到

至是始悟歐陽官至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句云
萬曆中我郡吳平山秀來爲守見堂額同其號大
喜曰此爲我也大加藻飾復築梅花嶺增亭館其
上爲一郡勝槩後爲忌者所毀而平山石刻二太
字携歸砌于家園玉皇祠之下曰歐陽子有知必
能亮我心也

僊俠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
前世師事僊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

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

前世師事僊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

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

公當爲世主者闍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亾有僧克

董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

有霧山寺僧異其

屋而去

王梅溪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
身也王不曉所謂旣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

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淞間為

丁丑重汝父母以無子為憂禱求甚力至政

一夕夢師至其家手集眾

祖君家求此

至十月而

時能誦千言

沙月

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如女類之且符所夢又謂師死之月汝即受胎故云王幼從學鹿巖人有指

其眉垂目藏而靳之者表丈賈元逢曰此子眉目

師死之月汝卽受胎故云王幼從學鹿巖人有指
其眉垂目藏而靳之者表丈賈元逢曰此子眉目
類吾伯嚴闍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闍黎智慧
縱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爲大善知識胡爲於
滅度之後現此窮薄困苦之相王嘗寫字作文詒
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
爾不同何邪嚴闍黎尤工筆札王頗拙于書故云
因自嘲曰嚴闍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子今生食
肉何許迂因爲之記

丁友鶴

羊祜房瑄之
事不可信其
必有姓名甚
合未可議其
誕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
 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
 要周日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周官南京翰
 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
 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
 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訊之羅文節曰友
 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
 建文元年歿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
 王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迥合羊祜房瑄之

事云

王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迥合年祐房瑄之

事云

張明經

張越吾三輔人明經待試中煤毒死無子止一女
曰喜姐字同鄉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
紀其喪檢閱篋中裝有珠一封題曰備喜姐女粧
李悉識而封之爲護其喪歸甫抵家張婦出哭而
謝備陳所爲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
曰先凶問未至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家言死後
得君周旋今我爲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李

異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曰我得
投生人世在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
爲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謁選當貳某邑時喜
姐計已適君子當携之行經高唐幸爲我少駐須
遣來童一訪我與女一而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
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遣來
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
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
者卽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卽呼之

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

者卽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卽呼之

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

汝主張越吾也已則李夫婦與喜姐來兒初持李

泣且謝之已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

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羅檄召之林生抱兒

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語前生

事歷歷

侵隣居

朱瑄鄞縣人弘治中督漕運嘗以微疾卧郵舍謂

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

多事天地間

何所不有者

此所謂因果

之說可信也

氏者姦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
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
歲游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邪家人大
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
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
朱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朱
遇人必以告焉

薛滿八

薛鳴岐閩人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卽鳴岐少頑獷

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

薛鳴岐閩人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卽鳴岐少頑獷
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
爲生饒機變射利如隼不十載累千金駸以驕奢
妻俞氏忤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苦有尺寸而
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鬪鬪母從傍解之
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
岐挾利劔恐喝其父曰訟我我卽屠若家父無如
何則以丙夜焚香書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
夢一道人語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
口有金三百兩遇強賊薛滿八盡殺死沒汝金今

來爲汝子父醒書之籍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
久矣遂罷不復訴未數日鳴岐疾作徧體如刺號
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
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磔我也其舅臺山先生方
爲諸生往視入門卽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與
我死卽救耳如此者彌月乃死俞氏屢舉子不育
妾遺腹生子未周歲亦歿遂絕不嗣而如岡收其
遺貲歸故居與妻葉皆以安樂壽考終

供養報德

咸寧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進士時終南有

供養報德

咸寧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進士時終南有高僧淨敖戒行脩潔始居寧夏寧靜寺與元大王父璉友善嗣後元王父襄陵尹汝楫至咸寧而淨敖亦來居終南豐德寺論交益厚襄陵子姓以師事之敖每言曰吾受若供養厚吾當爲犬以報若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夢見敖入室已而變虎躍出驚寤語其子佑異之語甫畢佑之室生元矣時漏下乙夜及明聞叩門聲訊之敖弟子來曰師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異之歲當甲戌其爲

大之驗乎遂以和尚名之及長不如葷飲酒弱冠
 登甲午鄉薦明年連第忽忽不樂無何病大漸乃
 言曰功名誤我時父佐在都為褰巾幘元攬鏡顧
 視笑曰原一僧也易形為儒今乃褰巾若道士然
 本來面目固如是邪語畢而逝

樵陽子

蜀灌縣青城山有樵子大足縣人姓雷方誕育有
 踞而募于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隨
 父母往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為子凡十餘
 歲陳夫婦亦死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

樵陽子傳

父母徃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爲子凡十餘
歲陳夫婦亦死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
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
米或碗許米市其柴盡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
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
高厓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
皓白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頽腹便
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
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
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楊子人因

以稱云老人既去樵楊子徘徊巖谷間往往聞隔
厓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
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頽然稿木采藥人遇而恠
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轉相語羣走物色識
爲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
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景某駕而之山中
臨問狀所對斑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
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
發其腹割然開現委蛻焉髮垂額覆領指爪繞集
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

發其腹剖然開現委蛻焉髮垂額覆領指爪繞身
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
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縑樵陽
子先自有劒劒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
龕奉樹蛻築菴居樵陽子於是其名一日傾動州
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遽能談人未來事又能
已人疾來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縣之天池山
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
車蓋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憮墨吏也問丹何居
樵陽子云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謂已而

孫弁某將因緣爲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
司遺捕母釀亂事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楊子朴
野至則箕踞而諄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撈之
無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持廉其非
辜覆丞牘身爲白艾中丞穆是夫童而好脩安所
涉人間世而惑衆爲事得解久之譚中丞希思來
檄所司卽向所築菴建大通觀遣還山厥後凡開
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
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毘陵吳叅政捧表過家

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永慶寺

顧其意忽忽不自得會毘陵吳叅政捧表過家
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洒然從焉來則止永慶寺
亦數過錫山龔方伯勉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
湖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若丐已疾者麋集樵
陽子不甚答間露一斑卽往往奇中其在山專餌
生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廢便溺良
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書出山後
事未幾辭去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
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

三生照水

川中王李趙三生幼同學後王官都督僉事李官
方伯趙則老儒家貧讀書不輟一道士能知輪迴
三人相約往扣令注水自照都督見一虎出穴獵
夫睨而彎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則垂齧諸生鼓
樂迎綵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巳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
二寸有楷書秦白起三字

雲南趙州永樂間雷擊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

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

雲南趙州永樂間雷擊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

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
士霹靂來尋化作塵火烙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習未及發而
轉于後一見其奇也相傳閩戴大賓少年及第未
幾死櫬歸父發而視之瞿然一白鬚翁也可見老
而久煉則復少容少而速殞則見老態去住總只
一人老少亦何分別

升座詞辨

千百後天尚
顯誅年

員半千之孫俶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乃
李長源之甥也

遂初老人

王應麟之孫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為象山
教職調浦江歸養累薦不起自號遂初老人性介
潔文法三代兩漢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詩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九歲善詩賦牧鷺黌宮見殿
宇頽圯心竊歎之題曰頽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

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

宇顏圮心竊歎之題曰顏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
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土
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
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
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學爲汪神
童詩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
莊仁厚忠孝著聞于時子思溫思齊孫大猷皆至
大學士

雞聲詩

劉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縣人舊名楚世國初改

今名性仁厚且穎悟絕人七歲能賦詩世父夜寢
 聞雞聲因命為題應口成一律末云喚醒人間蝴
 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力學不倦遊南昌有稱十
 才子者皆出其下

蓮池黃花

陳宗遼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蓮池忽生黃
 花一莖其大如盤色艷甚一術者見而異之曰是
 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
 能書五歲善文號神童尤長于篆刻十八成進士

任刑部主事宣廟奇其特陞為尚寶少卿卒年

能書五歲善文號神童尤長于篆刻十八成進士

任刑部主事宣廟奇其詩陞爲尚寶少卿卒年

二十七遣官諭祭

韓五泉

韓苑洛先生定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有奇質少

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思父蓮峯先生問

故曰若是則武王非乎蓮峯爲福建按察副使渡

江母子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匪豈以波濤叵測

父母皆不可離耶以百餘錢擲于地命一視卽收

答曰錢若干悉如其數百試不差皆五歲時事嘗

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
與苑洛公二十一同舉進士二十五同為部署二
十七同以進諫罷三十四同起恩為叅議然三十
六竟卒而苑洛為尚書五泉孝友過人詩亦清發
奇士也又先後同下獄

士榮議論

苑洛外孫張士榮南陽人九歲讀書皆識其義年
十七從苑洛于京問以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
子業與前代不同宜詳書傳註皆以祖宗之制律例

者國之成憲今為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

子業與前代不置性書傳註皆以祖宗之制律例

者國之成憲。今爲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宗制度違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它日爲吏。皆庠序之士也。苑洛又與僚友贊一大臣。士榮屏後聽之。客去進曰。所論兒姝未諭。大臣與言官不同。言官遇有缺失。卽當言。大臣審其必見納。方可言。若明知不能行。身徒竄。殛取美名。使朝庭添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惟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苑洛大奇之。後卒年僅二十八。

苑洛深痛惜之

一 染巢鵲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譚城驛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樹巢鵲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詰館人皆驚以爲不祥遂去佐舉成化戊戌進士官南戶部尚書子雲鳳號虎谷官僉都佐廷試時黃榜填畢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狀元卷封內若有一啓之則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數如

此

有二啓之則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數如

此

捷對

郭中允希顏泰和人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一
龜浮水上長者出對云龜浮水上分開綠中允對
云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妻以女

尹文和公直少入學堂嘗穿圓領塾師眇一目出
對嘲之云牧童也學穿圓領應聲對云瞎子何曾
見大衣衆皆失笑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聰慧爲郡舉首邑

宰歐陽竦試以對曰筍出鑽鑽天應聲曰葦生釘
釘地郡守元暎以幼不甚禮之問曰小解元讀何
書應曰詩之相鼠篇蓋諷之也守無以難迨宴鹿
鳴小妓就之覓詩卽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舉
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陳祐山汝弼之子敏勛少慧九歲從祐山鄱陽舟
中祐山指筆架作對云筆架如山應聲曰碁盤似
路又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對曰程門二弟兄
德義堪尊未幾卒祐山平湖人進士官給事中彈

汪太宰鉉謫官詩文清麗長子敏功亦舉進士官

德義堪尊。未幾卒。祐山平湖人。進士官給事中。彈

汪太宰鉉。謫官。詩文清麗。長子敏功。亦舉進士官

布政

蘇福。潮陽人。一日惠來人有夙慧。再歲而孤。五歲不言。

一日見道上死蛙。曰：出字也。聞者驚異。時有驛丞

遇福拾穗隴上。戲曰：拾穗與神童應聲曰：折梅逢

驛吏。矢口成章。下筆若有神助。率多此類。所著有

秋風詞。紈扇行。及賦三十篇。卒年十四。此段一作董玘

周一經。貴谿人。六歲從父入郡。晨旭方昇。顧使屬

對曰：東方日出。天開眼。應聲曰：西嶽山高地出頭。

又王格京山人五歲父讀書蘭若來省侍几側令對曰春臺四角正應聲曰佛殿兩簷高後皆舉進士爲顯官

張辰陝西安定人穎惠絕倫二歲從父官上黨所過山川道里廐置若城郭解字園亭久而不忘指畫成圖所問響應不窮父嘗以句屬對云晚霞高掛無煙野火燒空應聲曰新月初懸沒綫銀鈎釣海平涼趙中丞浚谷父之受業師也聞其奇使侍立而試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時對曰九重策獻三

千字又故難之曰秋雨連綿簷前如奏九霄音丁

立而試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時對曰九重策獻三
千字又故難之曰秋雨連綿簷前如奏九霄音丁
丁當當驚迴幽閨淑女夢夢不成夫戍蕭關對曰
春雲縹緲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來來動起他鄉
游子思思無窮親畱瀚海以諸生老子國紳進士
戶部主事

公車有名

崑山張玉山廷臣與吳中英歸有光俱有名公車
玉山父寬爲錢唐令方五歲署中火覓公不得乃
自寢抱印出走矣有僞檄至公識之問何所得曰

以前檄篆得之有壑客邀公飲西河而王具乃一
吏拂衣歸偵之則吏以侵藏錢見告是時甫八歲
後不第死孫棟進士都給事少卿有直聲文柱舉
人為同知稱良吏

袁氏神童

倭入貢道蘇州聞袁永之之名延見唱和累日贈
以奇珍時年十餘歲郡中譁傳袁氏有神童

袁後年二十四發解次年登第二甲傳臚庶吉士
張羅峯嫉諸吉士請外補習吏事得刑部主事改

兵部官提學僉事卒胡端敏深重之

張羅峯嫉諸吉士請外補習吏事得刑部主事改
兵部官提學僉事卒胡端敏深重之

袁汝武選主事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須臾焚蕪盡
與陳侍郎俱下獄部有巡風主事楊姓者宜往公
代之未及入而火作公獨承不及楊榜掠百餘謫
戍湖州過潯中題詩于御書閣壁間至湖寓慈感
寺郡守長樂陳令諸士從受業拒不受凡三年
哀冲太子生赦歸又十年薦起爲南兵部

識難字

嘉靖年間御史余光薦聞喜縣異童董應嘉年三

漢書小序 卷二十一 三
歲未言四歲始言一言自能誦千文及大學序能
識千文難字其父董才抱以視光光試之得實且
知俯伏興拜從容循序略無嬉懼奏聞光江寧縣
人子孟麟甲戌及第余官南中識之年七十九生
子後竟無嗣也

書大字

萬曆甲午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
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
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

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馮

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
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馮
之未可知

丘養浩晉江人三歲父抱謁外氏他日潛往家人
愕不知所向覓得詰之答曰門墻紅圻折而小巷
知爲外家也蓋外家巷連學宮公早慧卽能辨一
日游戲外氏園中拾巨珠以奉外祖祖曰何不與
爾母答曰寔翁家物安得奉母

異林記

所輯夙慧數款甚少惟異林記詳備今并大年一

款稍訂正錄於後然出於玄禪二門者洗滌又當別論削去之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出鬻子顓頊十歲

佐少昊帝王世紀禹年十二為司空代鯀治水出傳子蒲

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尸皋子五歲贊禹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列女傳周靈王太子晉八歲辨服師曠

逸周書魯仲連十二折田巴於稷下魯連子甘茂之孫

甘羅年十二為文信侯見張唐使之相燕羅請躬

說趙王趙因獻秦以五城秦國策漢楊烏九歲與其

父子雲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語劉向別錄張霸七歲通

說趙王趙因獻秦以五城秦國策漢楊烏九歲與其

父子雲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語劉向別錄張霸七歲通

春秋號張魯子益都耆舊傳張堪六歲受業長安號曰

聖童宛人任賢年十二明詩易春秋號任聖童後漢

書孔融十歲盛憲見而異之下車載歸結為兄弟

升堂拜母會稽典錄楊周七歲時孔君平詣之設楊梅

孔問楊梅是君家果耶周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

家禽金樓子何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養於

宮中欲以為子世說新語賈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嘉拾遺夏

侯淵之子榮字幼權七歲屬文日誦千言經日輒

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利榮一覽

卽能歷舉其鄉邑名氏郭頌世語魏武幼子蒼舒生五

六歲智意所及有過成人孫權曾致巨象欲知其

重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稱物校之卽得輕重

魏志王弼十歲便好老莊通辯能言何宴題曰斯人

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世說注陸士龍六歲便能賦詩

時人以爲項託楊烏之儔世說注何遜集初傳入洛

元文遙時年十歲一覽便誦邢邵謂此殆古來未

有後魏書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

六經簡文帝六歲能文攬筆立就武帝以東阿目

有後魏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

六經簡文帝六歲能文攬筆立就武帝以東阿目

之出梁顧歡六歲作黃鵲賦謝貞八歲作春日閒

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為尚書王筠所賞虞荔

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俱出

南史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作顏師古所注漢書指

瑕以適其失李百樂七歲知瑯琊之稻出左傳注

開元間召能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員俶九

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是日俶又薦其舅子

李泌泌年七歲召入使張說試以方員動靜說因

賀帝得奇童新唐書賈言忠數歲諷書日萬言七歲

以神童擢第唐世注聞喜人裴敬彝七歲解屬文性

大端謹號為甘露頂舊唐書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

王討王行瑜入觀獻捷昭宗異之曰此子有奇表

可亞其父賜以鴈鷺酒卮翡翠盤因號李亞子此夢

言瑣宋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

旁命客就試酬答如響出宋史晏文獻殊楊文公億

皆舉神童晏年十四楊年十一真宗親試九經不

遺一字又試詩賦請至五賦乃已葉少蘊避暑錄金太宗

時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

遺一字又試詩賦請至五賦乃已

葉少蘊避暑錄

金太宗

時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

傳語孟章宗時益都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誦大

小六經工詩賦所書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內

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賜經童科出身

俱出經史

國朝李文正東陽五歲以奇童舉楊少師廷和年

十二舉鄉試高等

弇州別集

李文正公東陽六歲時與

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舉

純皇召見過宮門不

能度上曰書生脚短李對曰天子門高時

上御羞有蟹上持示二子曰螭鱗一身鱗甲東陽

對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

純皇贊曰他日一個宰相一個翰林卒如所言雪濤小書

群臣皆賀

佛言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得四神足及得四諦

之法增一阿舍經舍利弗生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

一切義摩伽陀國嘗設大會作樂談義舍利弗便

陞論狀結跏趺坐問答之間辯理超絕智度論釋道

安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師

與光明經一卷不減萬言安覽畢即還其師覆之

不差一字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

與光明經一卷不減萬言安覽畢即還其師覆之

不差一字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

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

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釋法聰八歲出家

卓然神秀陝郡人辛七師十歲好浮圖法日閱佛

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俱出神僧傳曇無讖本天竺

人十歲誦呪聰敏出群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後得

樹皮涅槃經讀之驚悟北涼錄

大年

周穆王一百三十四歲召公奭一百八十歲出王克論

衡

一云召公百一十九歲竹書紀年太公望百四十歲

金石錄

老聃生子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積

八十餘年入大秦時蓋二百餘歲高士傳卜子夏一

百三歲出榮齋隨筆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

八十歲兩目皆盲出桓譚新論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

壽三百餘歲出嵩山志後魏正光初有隱士趙逸來京

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號為聖人

不聞養生自然長壽言郭璞為吾筮壽五百今始

逾半蓋二百五十矣洛陽伽藍記魏侍中羅結一百七

歲猶總三十六曹事百二十餘乃卒山北史梁鍾離

逾半蓋二百五十矣

洛陽伽藍記

魏侍中羅結一百七

歲猶總三十六曹事百二十餘乃卒

山北史

梁鍾離

思遠百一十二歲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

出南史

漢

丞相張蒼年老吮婦人乳汁得百八十歲

抱朴子

荆

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見兒遂無影

元始百一十六歲乃卒

出南史

梁武帝太清元年海

中浮鵠山有女人年三百歲遣使獻紅席有女道

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歲

出南史

唐開元東封太原

人于伯龍詣闕年已百二十八歲其子老死兩孫

隨行各年七八十歲

出舊唐書

唐南昌人錢朗累官光

祿卿百七十乃卒

出一統志

唐會昌五年胡杲吉叟與

白樂天于東都履道坊為九老會洛中遺老李元

爽年百三十六歲杲八十九叟八十八劉真八十

七鄭據八十五盧真八十二張渾七十七白居易

七十四

出白氏長慶集

宋初羅浮山有陳崇藝者年百二

十自言兒時見山下有船數十今去海四里矣

羅浮

山記宋太宗時瓊州人楊遐舉年八十一其父連叔

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猶有九代

祖居雞窠中如小兒見人出頭下視不語不食

出

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兩人是其村祖

祖居雞窠中如小兒見人出頭下視不語不食

微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兩人是其村祖

不知幾百歲各長三尺腦後一髻擁以綿衣唯露

首面兀如土木但目能運轉舌能舐酒

夷堅志

國朝親郡王壽考者蕭恭王貢鏞東阿王泰懋俱入

十一益恭王厚炫堵陽安僖王同鉉內江莊懿王

友藩襄陵恭惠王範址樂平定肅王冲燮俱八十

二襄陵安穆王徵鈐唐山恭懿王勛澂俱八十三

慶成恭裕王表樂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炆八十

八襄垣安惠王仕坯九十一坯子成鏗襲封年九

十二見封長曾孫克煌乃卒

王弇州別集

國朝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陸文定樹聲九十七

于穀峰集

江侍郎治九十二

謚議公冊

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

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尚書

陳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尚書學夔

九十四湛尚書若水應尚書大猷俱九十五南兵

部尚書郭宗臯九十刑部尚書錢邦彥喻茂堅俱

九十一

王氏別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淡韓司寇邦問蔣恭靖

瑤方尚書鈍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淡韓司寇邦問蔣恭靖

瑤方尚書鈍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
太宰裕張太保子麟馮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
璟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
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董宗伯
份嚴分宜嵩俱八十六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焦
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翱賈文靖詠
朱恭襄希周呂少傅本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賓
客儼尹文和直陳太保金謝文正遷毛文簡紀羅
文莊欽順顧宮保應祥胡司寇松俱八十三俞司

呂少傅謚文
安

寇士悅雍司徒秦洪太保鐘徐少師階 王別禮部集

侍郎習禮八十九戶侍郎萬虞愷大禮卿夏時正

八十八右副都御史孫曰良年八七都督同知吳

良洪武中以蕃將來降成化中卒年九十九 弇州別集

太守林春澤一百四歲太史王革一百歲 出王同軌耳談

韓府郡牧所千戶朱政言其曾祖信百六歲而終

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弘治中太倉

狀元毛澄祖毛弼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洪武中

崑山耆老周壽誼百十六歲入見賜宴及鈔幣天

順中京師人茹六中百有四歲入見便殿賜宴并

崑山耆老周壽誼百十六歲入見賜宴及鈔幣天

順中京師人茹大中百有四歲入見便殿賜宴并

冠帶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癸卯濟

寧人王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別集北京

良鄉人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之飲

食即仁寶內鄉李子田為池州同知時有老人百

七歲來見內丘有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縣人賣

大用一百三歲順陽趙相百歲新野李老百十餘

歲鄧州郭陵母一百七歲潁州姚老百有六歲其

妻亦百歲內鄉人羅紀可歲崔舉百有二歲出李

子田

鄭中丞與明人蘇六中百本因遺人長與與顯其并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五

御藥醫

三則

性藥名言

太醫用藥

五則

禁獄

醫民

用時文

書蠅

本草

灰性

醫不治老

寒疾免禍

熱疾得寶

奴婢瘡

搯瘤

膊字

指紋

海內八品
金

性病 二則

二國公

二主事

二御史

四中書行人

病舉人

星相堪輿

無生日無相

庚甲相同

鶴雛 二則

李口許頭

官太師

高低眼

識張羅峰

侍郎鼻

形似

神術

長人 二則

資表不足恃十五

尼山龍虎山

神術

長人

二則

資表不足恃十五

尼山龍虎山

檄維樟鎖

照天燭

國禎輯

狸眠

二則

天馬山

御藥蝦子

服為一服候熟分預卜佳地

醫先嘗次

判墓水禍福

一器以進

崇明三沙

戴禮部并國朝之聖醫也

土龍祖臨廟召至

日八卦獻地也事無預汝坏土善祥

孫即位謀諸

治不可求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

太孫道

不臣求

御史

公佳瀛蚩人

對土善新

豔潛共與

生龍日無相

墓水齶齶

崇魁三心

難子許頭

簾小卦蚩

豔細眼

天濕山峰

淵鏗軒險

照天獸

資表不吳計

巫山龍武山

資表不與計

吳山龍武山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御藥醫

御藥煮二服爲一服候熟分爲二器御醫先嘗次院
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 御

戴元禮 國朝之聖醫也 太祖臨崩召至榻前

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 太孫卽位誅諸

治疾無狀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 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遼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

為贊詠以賜

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為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暘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于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為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挈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為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儼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太醫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儼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太醫
進藥鼻血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
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
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莊懿珪左都御
史張簡肅敷華尚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
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
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
泫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
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

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卽是傾王三原大宰爲丘瓊山所庇者瓊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然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篋之書可見其初遣戍後以內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先帝遂爲高中玄

藉口

武皇疾甚諸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

武皇疾甚諸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
鋒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
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令臣等擬旨博
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
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
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
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
效伏願 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
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

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于聖慮自然百體
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九廟在天之靈下可
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
旬事時去晏駕尚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
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即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
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于酒色而帝王為尤甚武皇病
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黯景象可知吳暘谷為
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

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 貞皇之病

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
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 貞皇之病
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劫泄後猶能延見羣臣
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
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
一字罪安得免况 武皇時內臣縱惡極矣凡事
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尚傳閣擬旨閣臣猶得執
正今一槩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
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

御物偽造御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蓋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于刑獄 二祖多由錦衣衛發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上然事于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楊金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 旨出宮中自來無內降極刑之事况刑人于市誰人蒞之卽如郭中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理外

事外傾刻立決并其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爲
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內大惡不書
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
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
可並論然武皇未登極卽已下獄孝皇未葬
加杖盡法則罪人旣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澱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曰
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

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賒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

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
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賒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
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遊厭而去之遇
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
遊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
人心地則可蘇中翰惟霖有隱病胗之言狀約于
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忽一日卒人以
爲僊去不歿也

用時文

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

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困自分必死命
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
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
生持王宇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
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迤至末有戴元禮二
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卽臥
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
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卽
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

之年可不自愛乎

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
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几上有醫便
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
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
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
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
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
爲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蠅是拍方奇
矣坎中是犀
更奇命生病
不當死或若有
陰德故神

本草

唐高宗時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
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
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
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
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
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
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
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

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

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
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
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
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
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
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卽灰枯
骨猶能蔭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畱則性滅天地
聖人無如之何

理到能通此
言人曉乎人
曉才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氈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日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裏氈故也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醫

以良醫能治老
是不知命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醫
家以銀鑽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
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
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瘧

瘧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瘧晉人曰君
子不病瘧蜀人以瘧瘧爲奴婢瘧

搯癩

楊佛子頽下生癩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

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
蓋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搯佛子
癩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
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癩先口授折
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
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癩方明日視頰
下癭忽不見家人驚恠捫其背則癩還在背矣人
始悟佛子遇異人

膊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

膊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實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興憾焉欲剉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窻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

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
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州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
奉李獻相許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
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彊項

性病皆瘡則
不為病去惟
終身不瘡即
不謂病矣

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
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
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瘡二

字最佳亦何用瘡

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

字最佳亦何用瘥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
為揚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勘事鹽
使者極口詆其狗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陞叅議
即蜃川尚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
狐媚不職固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日定國徐永寧二日成國
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

性病君子之疾
德性之見不病
者非畏縮即狐
媚矣

時年甫十三忽遘風疾久漸沈昏聞出觀戶外有
貴近臣恃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
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
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
研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
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于
寢旌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
嘗之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
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

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

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
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
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
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
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
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
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媠媠正顏肅容勿與一嬉
笑遂不敢犯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
傅母守有娠遷煥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已
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

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竝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二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陞江西參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尚書王翱以聞上命仍爲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翱捧胸摑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憫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旣至

家而病愈

憫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既至
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
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
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
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
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輿
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
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胡莊肅公松滁州人讀書講學不見它客性尤高
簡以大叅家居有臺使者素有疾不事事飲醉
怒公却掃爲媢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
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秉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
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許于朝公但頷
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
者醒解慚而捨去

是讀書
人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
鏡驚而怒笞鏡手并笞知縣周謐又用左右譖連

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鞫訊謐等不服經以獄

鏡驚而怒，笞鏡手，并笞知縣周謐。又用左右譖連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鞫訊。謐等不服，經以獄不就，恐新芳怒盛，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謐經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誣騰霄主使謐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彝勒兵三千人往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尚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

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
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
而子孝佩尚質歸皆笞之數十尚質立斃騰霄謚
經屢訴于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
怙勢作威發兵激變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
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檟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
楊葵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真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

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

中書舍人劉芬真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當除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往吏部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選科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尚書桂萼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諄謬萼謂銳意不平語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

廷不用銳曰今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
乃可責其貪萼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縣翰
林耶銳艷然出愈益病明日具疏言萼論及政事
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爲御史擅朝廷之柄
大不忠欲奏之從班中躍出上怒下錦衣衛驗
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明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鞠問卿等勿得介
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不得科道懷忿造言
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銳令冠帶

開仕

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銳令冠帶

開仕
傅楫南安人正德六年進士祖凱父浚俱相繼登
第楫有文學既登第授行人痛繼母不能安其室
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數升遂廢人事
佯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臥地上時拾餘菜殘果
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騷雅然皆廩隱語
或雜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門不知者謂行人狂
廢人行人亦自隱也既佯狂久瞰知父讐家僮中
戲而急繩之取蒲鞭之僮佯哭行人取自鞭曰我

觀其復以化

与儀門礫石之

言謂之病中之

醒也

乃不覺痛易以挺遂搗死時時袖筆研走月臺寺
 釋乾文言義題兩廡皆徧有見者請所不解則復
 胡盧去直指某下車即往謁行人不為禮直折歸
 行人突至儀門礫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耻也遂出行人多從市上投石齧礫人遇善
 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常至山中有虎來前行人
 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
 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

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

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卽用八轎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爲韓耀，忤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誇入朝，卽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啣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余以書諷止之。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黽勉了事而歸。陞太

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東舉人王樂得病因爲祟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譚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爲戲餽之銀錢得卽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

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口日去講入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
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口日去講入
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
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
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
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
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
不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珙開闢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
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鱗避于道左無菴問其姓
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已同異之邀之俱歸
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
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
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為活自足若一旦富貴
實不能勝必致暴亾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
久之曰吾不如也

世人強求非分
富貴者可以漁
翁之言為是

江右張見庵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時張

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庵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時張
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爲通政使家富
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
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
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鶴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
化旣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
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

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見具焉體猶有紫毳寸餘既月乃落

黃熒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鑿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虔潔居宇絕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窘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

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審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
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
定如山

官太師

張憬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景藏謂思禮
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冀州謂太師非佐命
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
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
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
憬藏所悞抑劫運不可逃憬藏明知而亦竟無如

之何也

高低眼

趙方爲京西制閫容貌古恠兩眼高低一眼觀天
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鑒張羅峯以落第
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日子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
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旣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誣
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爲御

史有風力屢劾錢寧江彬

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爲御
史有風力屢劾錢寧江彬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
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
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
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
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
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是侍
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國初果爲刑部侍

形似禽獸必大
貴必心如禽獸
者多耳

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為善之禽獸轉生為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此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為誑試一

人存為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干

曰此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爲誑試一
人存爲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干
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聞之明年六月
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饌錢事發念其言引罪
坐除名過潞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
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
謂有陰功者不歿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
得臨卦投策歎曰詎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
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
不可移而邢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

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交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且餓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香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于人

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壘
香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于人
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
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
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楫齊縣尹方
辛未見而揖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蹲
進士于前不能入船中也

資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

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
 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
 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
 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
 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徽人有方姓者生豈
 大雷雨龍掛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
 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旣不足恃而奇徵
 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王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

神童已成

皆有指流爲

訟師更奇

自暴自棄

恃天資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王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當歿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爲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真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遲後免歿謫戍久之放爲民是何吉同而凶亦迥合且又同歲耶

櫛維樟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筏隄若維萬山
砥柱江流則其樞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
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鍾
鼓謂之固樞巖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禎德吳江
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爲鍊塔爲樺垂虹
爲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
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時可褰裳直至治平
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
光名日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
鑿去其頂曾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裡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
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
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暝不得濟扣
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它日復
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

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旣而戚然告曰。吾二親喪未卜。窀穸豈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與汝偕往。未晚。因與共舟。至甌寧豐樂里。指示溪灣秀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墩墓。曰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
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
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剏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錢其
門人也謀于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廩與之後有
齟齬者請于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
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
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

黃鍾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阜如列屏然其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隆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馬山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樹而蒼蔚焉以告青烏李生生日君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赭其樹遂無恙于是

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赭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能給。賣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向泣甚。楚卽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先

生既貧甚其内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
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内
子見先生之歸爲可恃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先
生愈益愧憂見於色内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
之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
婦如初先生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
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
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内子乃持筐出於屋
旁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

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

旁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于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兒躑鬼卽于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先生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貸于知親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匱乏乃問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貧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

若乘急余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先生暗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其鄉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吉士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轉墓至黃山下謂子鶴曰此佳地沒而葬此可矣鶴

聞言恠之既抵南病作鶴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

墓至黃山下謂子鶴曰此佳地沒雨葬此可矣鶴

聞言恠之既抵南病作鶴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
不歸矣黃山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鶴大驚起赴
公已卒滁州蓋卽見夢之夕也既尋得地葬有日
矣卽不知所言趙者何鶴臥柩側夢一蒼頭馳告
曰闕前遇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
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
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宋
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
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厨劔四皆銀室鶴拔

劍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方
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鶴成進士庶吉
士編修今爲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曾通書得跡
跡亦奇寶也太史官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
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停爵時傍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
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迨弘治初復有爛石
橫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後徧

生髯松不三四年蒼翳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璿

橫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後徧
生髯松不三四年翦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璿
爲南錦衣指揮使嘉靖中紹絕封進臨淮侯祿千
石

崇明三沙

地氣盛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
間湧二洲號東西沙宋時續漲姚劉沙與東沙相
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
則蘇郡東方門戶羅星也

禮部井

穆廟時關西馬乾庵自強以大宗伯入相後三十年
絕響司官止陞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逐其餘
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旣爲尚書故精
形家言部有舊井已湮復開新井范熟翫良久欣
然曰得之矣闢舊塞新必有奇驗果司官穩帖聯
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
其以大宗伯卽家人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
金庭賡又數年李九我庭機以左侍郎署印孫鑑
湖如游以尚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

驗于起念之人耳

又于穀峰以舊
宗伯召大拜

湖如游以尚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

驗于起念之人耳

又于穀峰以舊宗伯召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涇陽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以文章著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爲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徧掘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剡之其膩如脂光祿聞亟往

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
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乎人乎地乎亦關
氣數其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霽唐宰相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
用爲武寧令時縣令握兵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
過客袁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
爲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後之子
孫貴盛廬陵舊宅爲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

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孫貴盛廬陵舊宅爲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
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滁人建炎中劇賊李成掠淮南遺骸蔽野
張躬負畚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
難死淪某所智井中人無知今闔郡被公德而某
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智井得骸
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鄉逡巡懷仁
樂善人有病予藥死予棺卽貧不能婚姻予財無
吝不樂仕出監揚之柴墟鎮尋謝病免樂其風土

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
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
往觀無睹既還復然已而更往聞如也是必吉祥
子曷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亘左右兩溪滙流其
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
堪輿家言以其地肖浮脾須水溢卽應未幾官浚
濠堰下流東堤瀦水會雨暴漲水環墓是歲範子
巖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予如不及
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爲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

隱德必報天
道昭然

從也後巖爲叅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

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爲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

從也後巖爲叅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
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貴盛繁衍人皆以爲隱德
報云

不可求

風水可遇不可求尚矣。看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結
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
占得者累代相傳卽中衰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
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廢
天之封建未嘗廢要在脩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

著不可求

字教人

大學向人

人傑地靈

陰地

好之說

謹佩

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聖所以陋執鞭者。余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急味祈字已晚。噫。誰非天乎。不若息心之爲得也。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終



佛經小乘卷之二十一







